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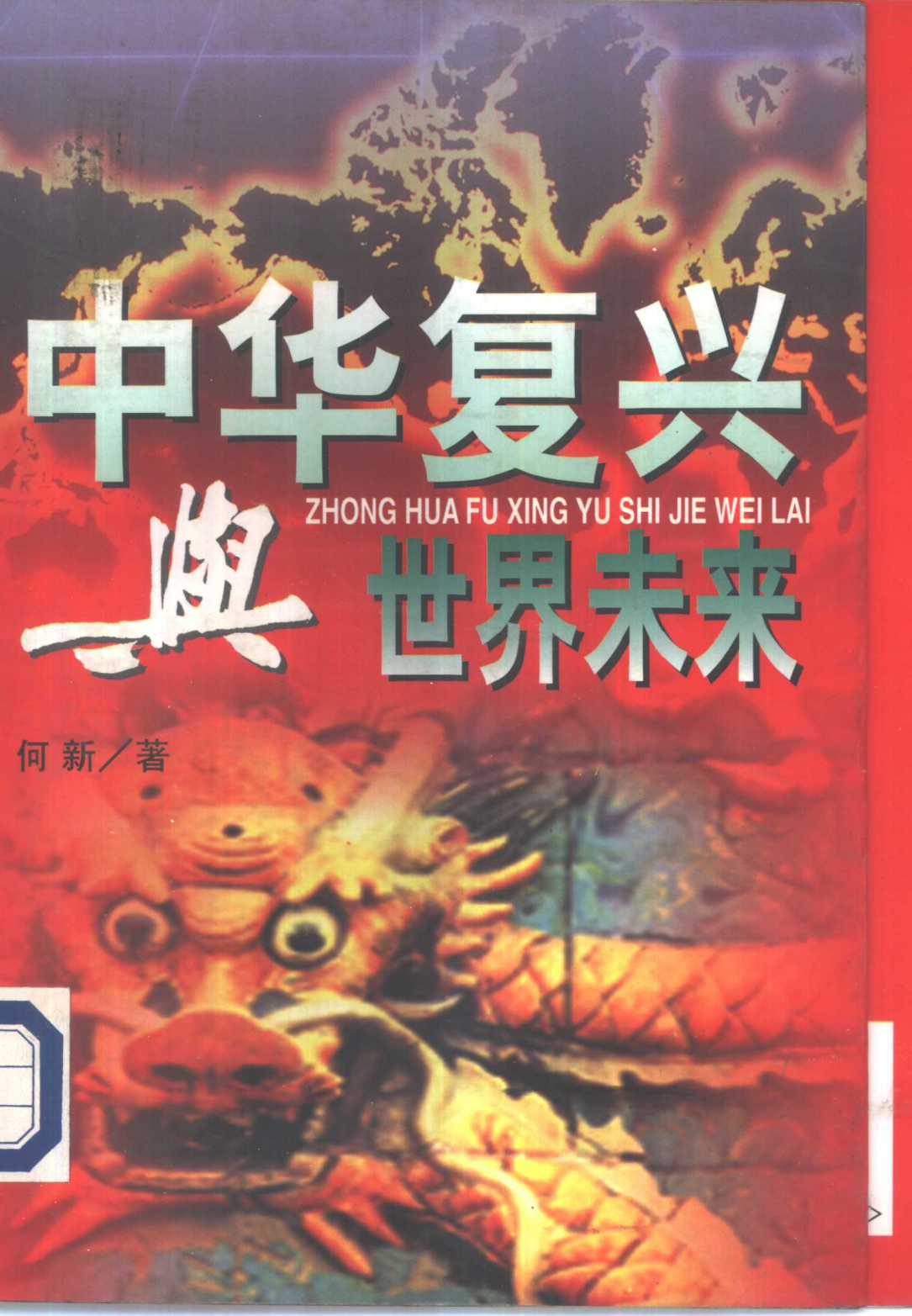
中华复兴

ZHONG HUA FU XING YU SHI JIE WEI LAI

与

世界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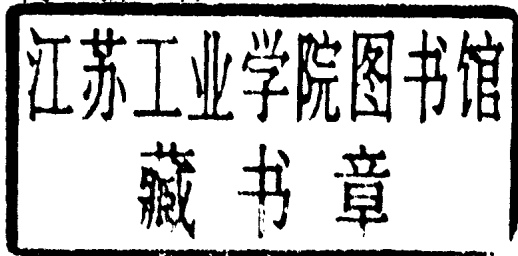
何新 / 著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上 篇

何 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下 篇

何 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陈小梅

封面设计:孙琳

插图:12

责任校对:伍登富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何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29.5 印张 插页 12 字数 750 千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301-X/D·544 印数:1—2000册

定价:38.80元(上、下册)



● 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接见何新
(右一为邵华同志)



● 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医院与何新交谈



● 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王任重会见何新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秦基伟接见何新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 邓力群同志与何新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 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会见何新



● 未来学家托夫勒与何新



● 何新与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交谈
(1990年11月8日)



● 卡斯特罗会见何新



● 何新与古巴国务主席罗德里格斯
(地点：钓鱼台国宾馆，左二为古巴驻华大使阿格拉先生)



● 台湾著名制片人林峰采访何新



● 何新在驻京中外记者联合招待会上



● 何新接受香港、台湾、日本记者联合采访
(1995年3月10日)



● 美国前副国务卿库柏宴请何新
(1996年4月28日)



● 何新与美国国会议员



● 何新在家中写作

出版前言

何新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多年来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何新旋风”。

本书即是从这位著名政论家，经济学家，世界战略分析家，文化历史学者的政治经济论著中精选编撰而成。我们将其呈献给关注中国未来发展与复兴的有志之士。本书对了解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和未来格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书中一些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论著对了解我国文化历史发展亦具有深刻意义。作者在本书中的若干分析和建议，如：1992年分析我国经济过热，1994年分析国有企业再生产困难原因，于80年代末，首先疾呼必须保护民族工业，于90年代初，率先呼吁保护国内市场，重视解决南北分化，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指出我国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提出限产压库的对策。1996年初，针对我国国企融资困难的现状，建议政府下调利率等，多已成为政策现实。此外，作者曾于1989年，预测巴尔干将成“战争摇篮”，（南斯拉夫内战），1991年1月预测当年8月苏联将政变。1990年指出亚太形成新的日美中三角关系之联系及西亚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以及1987年预测苏联将解体东欧集团崩溃，1988年预测89事件，其预测均早于历史一至二年，而后被事变所证实。作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殊为值得注意。他在本书中提出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规律，特别是市场有限性规律，在理论上是一种创新。此外，作者对今后世界格局，我国的今后发展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对我国的文化历史问题亦有独到之见。

1989年动乱后，国内时局还残留着事件的阴影，共和国元气受伤，需要一种严正的声音来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制度，伸张正义。何新在此时对国外记者及政界人士发表的一系列谈话，恰恰起到了这种作用。

何新曾被日本名记者伊藤正称为“美国世界帝国的挑战者”。他在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和政论家时，不卑不亢，义正辞严，捍卫了

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知道，当时美国正以教师爷的嘴脸，喋喋不休地教训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特别是关于政治民主及人权问题。何新在与美国记者、政客的论辩中，提出西方式“民主是美国的战略工具”，“人权首要问题是保证生存权及温饱权”。这些论点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并成为回击美国理论的有力论据。

80年代末在国内一些人中，有盲目追随崇拜美国及西方文化的风气。何新指出，美国的富裕与衰退是同时存在的，“公平、公正”的面具背后往往藏有不可告人的野心。美国插手亚洲各国的事务，无非是为了输出资本而攫取高额利润，同时，为保证其对世界利益的独占，美国仍在扮演世界霸主的角色。这些论点，从美国插手海湾战争而得到了证明。

何新对美国世界性战略图谋的分析，在1989年前后的形势下，确实是一种令人清醒的冷峻之论。

在80年代末，国内一些论者多认为制度改革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关键，而何新则否定激进改革论，主张采取渐进路线，并指出资本主义的繁荣依托于世界市场而并非单纯依赖本国经济。因之他被西方论者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旗手”，而他则自称是新改革主义者。

何新是清醒的，但也是叛逆的，是敢于反潮流的。象他这样的学者，本可以潜心于文化史及艺术史的研究。但近代卓有成效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可以排开时事而默守书房的。这是知识分子的通性。可像何新这样，把中国经济政治格局提到世界经济政治的大局之中进行观察和研究，并提出极其独到的见解，在当代学界，又是少见的。他的洞察力为常人所不及。对世界形势的预测，对国内形势及经济的预测，常常不幸而言中。正因为如此，正如老子所云：“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何新内心常常是孤独的。有时，被人们认为近乎堂·吉珂德式的人物，明知不可而为之，面对强大的世潮，骑瘦马、挺长矛而与风车作战。

但是，时代永远需要多一些何新这样清醒而冷峻的孤独者！

自序

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我在1988—1994年间写的国内外形势分析、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

二、在此期间于内外报刊发表的经济论文及政论；

三、在此时期接受世界各国新闻记者、政要、战略思想家就内外形势、世界及中国未来展望所作采访谈话的记录。

了解这些东西产生背景的人会知道，这本书中的思想内容，实际是1987—1994年间，在中国经济理论和政治思想界发生的一场静悄悄的、但绝非并不激烈的论争的产物。之所以说它是静悄悄的，是因为这场论争当时主要是在内部进行的。说它并非不激烈，是因为当时在内外公开论坛上占据主流的声音是如下一些理论，如：

——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认为东方黄土文明将在全球文明进化中被西方蓝海文明同化乃至淘汰掉。（以《河殇》为代表）

——认为美式议会总统制政治乃是中国政治未来制度的样板。（以方励之的理论为代表）

——以休克疗法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

——认为市场经济万能，“看不见的手”最伟大，市场自由原则要求排除国家一切宏观干预。

——认为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因而不存在产业过剩），“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乃是发生通货膨胀原因。

——认为世界市场及国内市场的容纳力是无限的，国家对国有市场及民族工业的保护是有害的。

——认为冷战后世界将开辟和平民主新时代。

——认为全球正在兴起一个无烟信息新产业为主体的时代，世界

已进入第三次文明新浪潮。

——认为世界将在西方主导下完成一体化、完成世界化。

——认为冷战后世界中心仍在西欧北美，大西洋中心将主导世界文明。

诸如此类。如果我们不甚健忘的话，当会记得类似上述的经济政治理论乃是1980—1990十年间的一个时期里，在中国思想界弥漫而且居于主流地位的声音。（假使我们健忘的话，则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各大报刊和各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出版物。）

但是，我在1987年前后，通过在理论上的独立探索和思考，明确地意识到这些观念具有谬误，并且正在误导改革，最终可能贻误国家。因之在所有这些论题上，我都形成了相反的观点。当时我不得不以自己渺小的区区个人，以一种非常微弱孤立而且是倍遭排压的声音，对抗一个世界、一个时代。

所幸的是，这种声音尽管十分微弱，但终于引起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关注。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给予了我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许多关怀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真理及是非的标准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实践乃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今日回头看去，那些当年喧嚣一时的声音，又在哪里呢？世局如磐，铁证如山。本书中所收录的一些当日曾被责为“危言耸听”的惊世之论，后来竟不幸而言中。

客观世界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被人们真认识或不认识，承认或不承认。我过去曾经说过，当国家大而稳定之时，我将仍把主要精力回转到我所爱好的中国古代文化及艺术和考古方面的研究中。近年以来，国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日趋稳定，欣欣向荣。伟大的中华正处在文化复兴的进程中。因之我的精力，也愈来愈多地转移到我所爱好的艺术及文化研究方面。这些篇章，于今也不过只是一些陈迹而已。现在国内外仍有人对这些理论感兴趣，所以应朋友的建议，我征得原出版社的同意，从过去曾出版的《东方的复

兴》(一、二卷)《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何新政治经济论集》^①等书中,选编出一些自认为重要的篇章,而纂成此书。为将来有心研究这场关系中国发展方向的论争者,提供一套较系统的思想资料和见证。顺便说明本书之出版,应感谢友人骆宾君作了大量工作,以此表示谢意!

何 新

1996年4月10日

记于京西燕山书屋

^① 《东方的复兴》第一、第二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世纪之交的世界与中国: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